



苏非娅的春天

蕭根楚柯夫著

山根梵树大著

苏非娅的春天

陈文新译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АЛАМ И ЮЕНЕРКОВ

ВЕСНА СОФИЈА

据《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1, 1956) 譯出。

俄譯者为 М. КИРЕЕВ。

內 容 說 明

这个中篇小說是近年來描寫我國解放以後的一部成功作品，在去年举行的全苏青年创作工作会议上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苏菲娅是一个卡巴尔达人为姑娘，她继承了在战争中牺牲的哥哥的事业，当了一名拖拉机手。这个工作是不轻松的。而在卡巴尔达地方，女孩子开拖拉机还是稀有事情。正是她经受了克服各种困难与阻碍的考验中，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当一名拖拉机手的志向。

女主人公是勇敢而热情的，她代表了卡巴尔达青年中的一代——他们已經不再受到宗教和旧习惯的影响，坚决地走上了建设幸福生活的新的道路。

作 家 出 版 第 一 版

(北京) 蘇聯作家出版社

北京西便門外德勝門外大街四十四號郵政信箱

北京新華印書館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書号375 字數79,000 開本 78×102 印 14,000 插圖1

1956年11月北京第 一 版 (56) 11月北京第 一 印

印數12,000冊

定價(大) 0.40元

統一書號：10020·575

定 价：0.40 元

叮叮叮！……一声接着一声。啊，是什么响得这么可爱？响着并且閃耀着，像陽光，像銀鈴。喂，再响一下，再响一下，我親愛的！多么可爱，多么美妙！……这是铁匠在用鉄錘敲打燒紅了的犁头嗎？这是开了冻的巴喀桑河在向湿潤的頑石上投擲薄脆的冰塊兒嗎？叮叮叮！……啊，都不是，都不是！这是一些玻璃小球兒在淡藍色的天空中叮叮作响。它們光彩閃閃，搖曳动盪，好像姑娘們耳环上的墜子，好像五月天雨后透明的水珠兒。它們歌唱着，好像黎明时声音嘹亮的云雀。多么可爱、多么奇妙的小球兒！一个，兩個，三个，一羣！……但这仍然不是，仍然不是！这是实实在在的小鳥兒在春天湿潤的田野上空歌唱：啾啾啾！……这兒是故鄉廣闊的田野，沒有尽头、沒有邊緣的大片田野！松軟的犁溝吐着热噴噴的霧气。柔和的微風拂动着小草。羽毛光潔的白嘴鴉，好像穿着工作服的机师，煞有介事的从一处飛到另一处。拖拉机也停在那兒，是她的拖拉机！快点

兒，快点兒去！她決不把自己的機器讓給任何人。你難道沒有看見水箱上的紅色標記：“蘇·巴”——“蘇菲婭·巴柯娃”嗎？如果需要的話，她會把農業機器站站長的“派令”拿給你看。她的一切證件都合格！……她的心驚慌不安地砰砰跳着，不禁要從心窩里沖出來，她整個身子都想沖到青色的、濕潤的草原上去，沖到自己的拖拉機那兒去。但是為什麼兩條腿不聽話呢？為什麼兩只手就像別人的呢？啊，多麼惱人，多麼惱人！

“孩子，孩子！……”

這當然是媽媽在喊她。可是什麼東西又在她耳邊響了起來，仿佛是一架小手風琴在演奏……

“親愛的媽媽，幫我醒醒吧！”蘇菲婭使勁睜開了眼睛，用力撩起了被子。

現在她已經不睡了，她望着房間，望着玫瑰色的晨光照得微亮的敞開的窗子；早晨的峭寒觸摸着她的肩膀和胸脯，使她產生一種酥癢的感覺，但是好像仍舊在夢中似的，聽到那種清脆婉轉的聲音。

睡過時啦，睡過時啦！……她急忙跑到窗前，把窗子開得更大些。乳牛卓里卡的巨大的、火紅色的脊背和母親頭上那件令人寬慰的、平常的、顯得舒適的舊頭巾呈現在她的眼前。白色的奶流在白色的桶里富有彈性的响着。一羣麻雀在干草堆旁邊忙來忙去。

“媽媽，我睡過時了吧？來接我了嗎？”

“不要忙，孩子，还早呢……慢慢收拾吧……”

牛奶又在挤奶桶里溫存寬慰地响着：“放心吧，放心吧！”从籬笆外面，从光秃秃的花園外面，傳來了另外一种更强烈更尖銳的声音，——工作到深夜的鉄匠醒來了。玫瑰色的晨光，好像是在火花飛濺的打鉄声中錘出來的，随着这声音越來越深，越來越亮地散佈开来，湮沒了小板房的瓦房頂，溫柔地撫摩着含苞欲放的桃樹枝，燃燒着本來就像着了火的牛脊背，浸染了畦壟上酥脆的土塊兒——整个院子染得通紅，充滿了欢乐，洋溢着早霞的光彩。

“人來的时候我就喊你，孩子，把你自己的事去办一办吧。不要急，去办一办吧！……”

“‘不要急，不要急……’媽媽，难道你直到現在还不同意嗎？親愛的、糊塗的媽媽啊！”

苏菲娅笑着，把搭拉在眼上的一綫波浪般的头髮往后一撩，但又有一綫随即披散过来遮住了眼睛。使她喜悅、也使她苦惱的头髮，暖洋洋地拂过肩膀和胸脯，打着旋兒落在窗台上。昨晚用雨水和香皂洗过的头髮，現在又松軟又柔順，充滿了湿潤、芬芳的清新气息，苏菲娅舒暢地呼吸着自己头髮的香气，呼吸着充滿了音响、光亮和一种使万物甦醒的微妙的沙沙声的清晨的香气。她的兩腮燒得緋紅，她的心又高兴又驚慌，几乎停止了跳动，一种又胆怯又振奋的感觉，如在夢中騰空一般，甜

蜜而又痛苦地包圍着她。

苏菲娅开始梳起辮子來，但是一条辮子还没有梳好，她就从桌子上拿起了自己用旧了的小皮包。是不是所有的証件都准备好了？可不要在嚴厉而又爱嘲弄人的哈什巴柯面前臉紅。工作隊長会皺起兩道毛茸茸的濃眉說：“好吧，拿出訓練班的畢業証書來看看，也許你根本不是个拖拉机手吧？”他很清楚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然而还是要这么問。“好，看吧，隊長同志，这就是我的証明！”苏菲娅殷勤地打开一張叠得四四方方的紙，上面盖着鈴記和印章，还有訓練班主任把字母拉得很寬的簽名。証件上有一个字母——她名字上的字母，一个倒寫的“6”字，——農業机器站的打字机差不多沒有給打上，而且这个証件上滿是用鋼筆重描过的斑斑点点的紫色小弯鈎。但这終究是一張真証件，是她長大成人的第一个重要証件！您要看農業机器站站長的“派令”嗎？請看吧，这就是“派令”，也有鈴記和印章，就像明朗的月亮一样清清楚楚：“茲派巴柯娃同志……”一点兒不錯，一点兒不錯，是派來的，不要吹毛求疵了吧！为了使別人更加相信自己，她把身份証也裝到小手提包里去——帶着身份証出門，总比較妥当些……女工人，女拖拉机手！……頭髮仍旧搭拉到眼皮上，柔軟地在她手下波动。叮叮当当的声音仍旧响着，街上活躍起來了。

“媽媽，還沒有人來嗎？”（她的胳膊伏在窗台上，感到一陣涼意。）

“收拾收拾吧，孩子……馬上我們就要吃早飯了……”

母親正在同乳牛卓里卡和睡醒了的母雞談話，她那和藹、寧靜、愛撫的聲音同微妙的奶流聲，同那充滿了白色水桶和安適的小院子的熱騰騰的暖氣溶合成了一片。

“親愛的媽媽，早晨好！只是你不要再阻止我了！”

蘇菲姬急急忙忙梳好了辮子，現在她正在洗臉，晶瑩的水珠兒濺在四周，她顧不得拭干，就又开始用那同一个凉冰冰的銅罐子里的水去澆她最寵愛的花草：毛茸茸的柔軟的中國玫瑰，生着肥厚油亮、似乎是假葉子的、粗矮的無花果，肥胖的、莫名其妙的龍舌蘭——天知道它像什麼……可是它常常會突然搖動起來，嘩嘩地响着，可不也像一些小蛇嗎？……

“喂，喝吧，喝吧，我的美人兒，我的小怪物！我不會很快就回來的！”

水從罐子里流出來，從衣上，從葉兒上，從蘇菲姬的手指上像朝露一般往下滴着，房間也變得更加新鮮清爽了。

蘇菲姬跑到鏡子跟前，她早就不滿意自己的模樣。哎喲，這兩片腮！紅得就像熟透了的西瓜。為什麼不生得

稍稍白一点兒呢？偏偏不，無論白天黑夜都紅得像着了火一樣。“放一根火柴上去，准會燃燒起來的。”不久前有一个小伙子曾开过她这样的玩笑，这是一点也不过份的。眉毛生得也不怎么好看，又濃又黑，就像燕子振起的兩個翅膀，即使拔去一半，也还比鬢角高。至于身材就更不必說了。是有那么一些幸运兒的，譬如像共和國歌舞团里的一些姑娘們，她們的身材匀称，纖細，真像蘆葦一般。可是她呢，粗短，茁壯，去年縫的連衣裙現在穿在身上，每个綫縫都要咯吱咯吱地作响。是什么原因使她这样臃腫不堪呢？莫非应当少吃一点兒？光吃面包和喝白开水？苏菲婭虽然又懊惱又气忿，但她总抑制不住从內心里迸發出來的微笑。笑在她褐色的大眼睛里閃耀，在她丰腴的、玫瑰色的嘴角間躲躲藏藏，轉來轉去，她的愉快的面孔上的光輝，就好像照耀在房間里一切家具上的太陽影兒，照耀在可以看到整整齐齐擺着玻璃杯、茶杯的櫃檯的玻璃門上，照耀在釘着一排排光亮的銅扣子的兩只家用手提箱上，照耀在銅罐子、銅水盆和床架的銅球上，甚至照耀在油漆的椅子背上。房間里清潔新鮮，怪不得有个老漢曾經說過：“苏菲婭，不論什么时候到你這兒來，总是有着一股香噴噴的蘋果味兒。”

她匆匆忙忙翻弄着三件朴素的連衣裙，不知道选定哪一件才好。这件太漂亮，人家会以为这不是來工作，

而是來跳舞的。这件呢？只要一開始搖拖拉机的搖把，腋下定会扯破的。当然，最好还是这身藏青色的，穿过一些时候的，又松快，又大方，而且也不那么刺眼。

母親在厨房里弄得鍋碗叮当作响。从那里香噴噴地冒出了正在燒着火的炉灶的烟味。

“孩子，你收拾好了嗎？該吃早飯了！”

“哎呀，媽媽，我什么也不想吃！”

“瞎說，瞎說！”

“我們工作隊里也有好炊事員的！……”

苏菲婭本想說，拖拉机手在田野里吃得多么好，可是一个大托盤已經拿進門來，不讓她把話說完了。母親走進來，肅穆、憂傷、滿怀着心思的樣子。飯菜冒出來的热气旋繞在她那被稠密而蒼白的皺紋包圍着的疲勞的眼睛近旁。她那疙疙瘩瘩的手因過度操勞和多年的風濕病顯得微微有些浮腫。在醬盤子、干酪盤子和小甜面包盤子中間，苏菲婭看到了琥珀色的扎梅果，他們家里的男人都喜欢吃这个菜。母親就是这样給父親預備節日早飯的。唉，这是老早老早以前的事了！後來哥哥長大了去当拖拉机手的时候，母親也是这样給他預備的。可憐的阿斯蘭別克，他最后一次吃扎梅果的时候是把軍事委員會的通知書放在盤子旁边的……苏菲婭的心深深地受了感动。

“親愛的媽媽，这又为什么呢？……我一点也不想

……要是我餓了，我會在廚房里吃的。……”

母親用責備和憐憫的眼光看了看她，一聲不響地放下托盤，手搭着手退到門檻旁邊去。蘇菲婭站起來，但無意到桌子前面去拿湯匙，她站在慈愛的、激動的母親面前，站在從像片上注視着她的父親和哥哥面前——一個身材魁梧，黑鬍鬚，寬眉毛，一個戴着坦克帽、胸前挂着獎章、少年英俊，——站在自己的將來面前，站在那就要在這個不平凡的、幸福的早晨開始的新的道路的面前。

“吃吧，吃吧，孩子！”

母親輕輕地挪動着兩隻腳，撫摸着她的肩膀，呼出來的暖氣吹着她的腮，她用她孱弱的手顫抖地觸摸着，用她不知疲倦的心里的全部溫暖撫愛着，低聲說出了這樣一句話：“你是這個家里的依靠，家里沒有男人，你是我晚年的歡樂和力量！我給你做的這個菜，你爸爸和哥哥都很喜歡吃！……”

蘇菲婭馴順地坐下，感覺到一股熱辣辣的水氣刺着她的眼睛，隨後她又站起來。

“媽媽，我要在阿斯蘭別克駕駛過的拖拉機上工作……我已經將自己的名字記在上面了……”

“阿斯蘭別克的拖拉機……阿斯蘭別克的拖拉機……”母親用袖子拭着眼睛低聲重復說。“好久我沒有看到那架拖拉機了，好久……”

“媽媽，你到我那兒去就會看到的，”蘇菲婭偷偷瞧了一眼哥哥的像片說。

母親沒有回答，她陷入了隱秘的沉思中。

用上等苞米粉做的油瀘瀘香噴噴的琥珀色的扎梅果，發着閃閃的亮光；初露的陽光穿過舊籬笆，穿過桃樹枝，戲弄着，照射在窗台上，——桌子顯得異常快樂。要是全家人歡歡喜喜坐在它的周圍該多好啊……

這時母親忽然一楞，側起耳朵來仔細聽了聽。不錯，不錯，是馬車的聲音，越來越近，而且就在大門口停下來了。蘇菲婭扔下了湯匙，口里嚼着飯，跳起來。

“來啦！”

“孩子，不要急。我去說一下……哪怕再少吃一點兒！”

“不，不，你怎麼啦！”

街上傳來馬打響鼻的聲音和一個老人的和善的喊聲：

“蘇菲婭，蘇菲婭！”

蘇菲婭的臉驟然紅了，一把抓起小手提包，跑到院子裏去。母親也急急忙忙跟在後面。

“小包袱呢……小包袱忘記帶啦！”

“哎呀，媽媽，我要它干什么，不要，不要！”

煦暖的陽光，清涼的早露，開滿花朵的樹枝，樹枝

上小鳥啁啾的歌唱聲，剛掘開的、破裂了的土地的气息，順着屋頂和圍牆緩緩流着的、香噴噴的干牛糞烟，駕在套上的一對栗色大馬，還有一個靠在馬車上的沉靜的趕車老漢，血液在她太陽穴里的轟鳴和已經活躍起來的白晝的嘈雜聲——這一切的一切，融合起來，成為一種声响，一種光的閃耀，一陣幸福的狂瀾。

蘇菲婭竭力忍着笑，屏住呼吸，心神惶亂地伸出手去，老漢輕輕地握住她的手，隱含着說不出的親切。

“你母親身體好嗎？你的生活怎麼樣？”

他的手堅硬，粗糙，但卻充滿了溫暖，眼睛里流露出內心的熱情的關懷。這種從斑白眉毛下面發射出來的懇切感人和充滿了默默詢問的慈祥的眼光，是蘇菲婭早已熟悉而且常常使她感到難為情的。戰前，當蘇菲婭還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學生的時候，老漢馬席特就曾經想過：“將來長大了是個再好也沒有的兒媳婦”。他的兒子，高大端正的哈什別克爾，那時在納里赤克師範學院里讀書，會作詩，喜歡參加各種晚會，可是這個黑眼睛的八年級女學生卻沒有引起他很大的注意：這樣的女孩子多着哩。蘇菲婭呢，也只不过只和她的伙伴們常常偷笑這位感情洋溢的詩人怎樣甩動着他那額上的任性的頭髮罷了……哈什別克爾出去打仗一直沒有回來，但從那時候起，沉默寡言的馬席特就深懷着抑郁和愛憐，用他那凝視的眼光去看蘇菲婭了。

“喂，坐下吧，孩子，”他整理着破旧的毛氈說。

母親趕來了，向馬席特客客气氣問了好，接着就再三番五次用好話勸說女兒拿上那個小包袱。干酪烤得這么好，她却不拿！這不叫人生氣嗎？

“拿上，拿上，蘇菲婭！”老漢贊同母親的意見說。

“自己家里灶火烟薰出來的吃食比什么都香。”

小包袱总算帶上了，但母親的眼睛里依然顯露出有所希求、焦慮不安和恋恋不舍的神情。

“到那兒去的有些什么人？……孩子，你可要当心，可要謹慎！”

蘇菲婭的兩腮驟然紅了起來。是啊，她知道現在慈母的心抖動得多麼厉害，她那一雙眼睛看到了多大的災難！漆黑的春夜，漆黑無邊的田野。那些殘暴的人騎着馬跑來，把她用氈斗篷裹住，橫放在馬鞍上，以后就跟着這個她所不喜歡的人受折磨，日漸消瘦下去，或者被污辱了以後又回來……

“不要怕，媽媽，我們那兒很好……一切一切都很好……你什麼也不要怕！”蘇菲婭怪不好意思地扭着臉說。

老漢馬席特也保證說，拖拉機工作隊里很有規矩，也很嚴肅，而從他那默默凝視的、隱含着未實現的願望的目光看來，顯而易見，他是不讓任何人欺侮這個紅腮頰的姑娘的。

“無論怎樣，你也不要夜里開拖拉機。最好是白天工作……向你的首長們請求請求吧！”母親叮囑着，這時馬車已經輕快地嘩啦嘩啦向前走去了。

蘇菲婭扭過頭來，揮着手說：

“一定請求，一定請求！”

2

這是一條熟悉的街道，街上的房屋、庭院和圍牆，合作社和學校的招牌，主婦們早晨忙忙碌碌和老人遲緩莊重的樣子也都是熟悉的，可是蘇菲婭卻覺得所有這一切好像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聽到似的，這一切給了她一種從未有過的、新奇的印象，連她自己也不同于先前，不同于尋常了，而且所有的人都覺察到了這一點，都想知道她為什麼這樣？為什麼坐在兩套馬駕着的馬車上，還有一個白髮斑斑的、可敬的車夫趕着？是到哪兒去的？

那邊來了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戴着黑頭巾，穿着方格布裙子，提着一只桶，里面滿盛着牛奶，為了給車子讓路在路旁停下了。她停下來，鞠着躬，驚奇地看着。“你好啊，你好啊，親愛的嬌嬌！你這麼早就開始工作啦！我們也沒有睡過時，我們現在到拖拉機工作隊

去，你不要驚奇，我是拖拉機手啊！”蘇菲婭笑瞇瞇地點著頭，心里這樣說道。

那邊來了一個滿怀心思的騎馬人，急急忙忙地趕著馬奔馳。他腋下挾著一個黃色的文件夾，只見幾條綵帶迎風飄舞，——這是村蘇維埃的秘書送報告到區里去。大概他感覺到自己要受到上級首長的譴責，因為他把報告送得太遲了。加快，加快，秘書同志，不然你真的要受到嚴厲的斥責了。

那邊來了一輛運貨馬車，搖搖晃晃載著一只用圓圈兒箍著的黑漆大桶。這自然是拖拉機用的燃料。車夫同志，快趕著你的牛走吧！因為等你，拖拉機可能停下來，可是無論怎樣也不應當停下來。時間表就是拖拉機手的法律。對啦，對啦，時間表，報告，定額……拖拉機業務教科書上的一些篇章……複雜的圖表……複雜的馬達里面燙熱的彎彎曲曲的管子……機工教範上的一些片斷以及教練場上拖拉機響亮的聲音……這一切都立刻涌現出來，如同一陣五光十色的旋風在她心里翻騰、轟鳴。啊，趕快聽到那響亮的隆隆聲才好呢，趕快看到那單人的小車廂、那些朝思暮想的有車輪的小房子、自己在田野間的住宅、自己的新命運才好呢！……她得到這樣美妙的幸福是不容易的。她的女伴們勸她不要去，她們從學校里畢業後都在各個村和區的辦公處里找到了工作，她們整天塗脂抹粉，得意地翻弄著公文夾：